

韦明铤
||
著

动物表演史

人文
百花



站在古人的肩膀上看马戏

人类以动物驯化为条件
展开自己的文明史
同时也展开人类的自我驯化史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动物表演史 / 韦明铎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306-6550-3

I. ①动… II. ①韦… III. ①杂技-戏剧史-世界
IV. ①J8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6652 号

选题策划: 叶立钊

装帧设计: 张振洪

责任编辑: 叶立钊 刘 勇

责任校对: 陈 凯

出版人: 李勃洋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hpubl.com.cn>

印刷: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970 毫米 1/16

字数: 200 千字 图数: 154 幅 插页: 2 页

印张: 17

版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00 元

序

王
昆
吾

古今中外许多优秀的作家，用饱含感情的笔调描写过动物。在他们笔下，动物是有灵性的东西、有个性的东西。他们观照动物，就像同时观照两个意义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我喜欢读这样的作品，觉得在那里可以找到平时忽略了的自我。

不过，有时我会想到，那些文字并没有揭示动物对人的最重要的意义。动物首先是同人类整体相关联的，而不只是关联人类个体；“动物是人类的伙伴”这句话，应当从人类史或文明史的角度，而不仅仅是生态学的角度或感情的角度去理解。显而易见，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最基本的事实是：人类本是动物中的一员；动物既代表了人类的起点，又以丰富多彩的被驯化过程，刻写了文明前进的脚步。也就是说，人类从动物群中独立出来才开始了自己的历史；一旦有了自己的历史，人类也开始了对动物的驯化。人类是以动物驯化为条件而展开自己的文明史——同时也展开人类的自我驯化史的。因此，我们应当从驯化或文明化的角度，来认识人和周围世界相互作用的关系。

一旦用上述眼光去看待世界，人类在征服自然过程中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便可以理解为通过动物驯化而建立的若干新的关系了。这些关系不但证实人类有超越自然界的能力，而且证实人类有改造自然界的能力。因为所谓“驯化”，原是按人类的理想，而不只是按人类的面貌来塑造世界的；人类驯化的对象不仅是自然界，而且包括人类自身。我进而懂得：只有理解了驯化的本质，我们才能理解人与动物关系的本质，并理解艺术的本质——其实，艺术可以看作人对自己的驯化能力及成就的自我愉悦。比如，诗歌代表了对语言的驯化，是对被驯化的语

言能力的愉悦;音乐代表了对听觉的驯化,是对被驯化的听觉能力的愉悦。同样,当人们用艺术化的态度和艺术化的形式把驯化动物的能力表达出来之时,人类文化史上便出现了人与动物的共同游戏,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马戏”。毫无疑问,马戏正是对人类驯化史或文明史的一种艺术的再现。

作为上述理论的旁证,我们还可以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从发生学角度看,认识动物、驯化动物、与动物游戏、建立自我认识,这是四位一体的事情。首先一类例证是:关于自己的来源,人类讲述过许许多多故事。其中最早的故事(被称作“图腾神话”的那些故事),往往联系于某些被看作人类亲属的动物——这是人类通过与动物亲密相处而认识自己的例证。其次的例证是:中国最早的动物分类符号有“禽”、“兽”二字。一般来说,“禽”指的是“二足而羽”的动物,“兽”指的是“四足而毛”的动物。但《说文解字》却认为,“禽”是走兽的总名,其字仍然保留了动物足迹的形象。“禽”、“兽”二字的区别在于:“禽”通“擒”,代表擒获而得的动物;“兽”通“守”,代表守备而得的动物——是人类通过捕获动物、驯化动物而认识动物的例证。科学家在关于驯化起源的研究中,正好得出了与上述两类例证相对应的结论。他们说:动物驯化肇始于人类心理上的和物质上的两种需要。由于心理上的需要,一部分动物在同人类自然相处的过程中,因受照料而被驯化;由于物质上的需要,另一部分动物在被捕获之后,因受圈养而被驯化。马戏的分类正好也是同这两种情况相对应的:一部分马戏可归入技巧系列或亲和系列,反映人对动物的培养;另一部分可归入力量系列或格斗系列,反映人对动物的征服。这一点表明,一部马戏史,既是认识动物、驯化动物的历史,也是人类建立自我意识的历史。

按照过去的学术分类,马戏研究是戏剧史或杂技史的附庸,并无独立的位置。这当然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掩盖了这一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事象的若干本质。现在,韦明铤先生把它作为专门对象,从艺术史、科技史、风俗史以及文化交流史的角度——从各个方面对它加以介绍和论述,结晶而为这部精致的作品。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我与明铤先生本不相识,只是在拜读《扬州文化谈片》、《扬州曲艺论文集》两书以后,才了解到他的文化视野,了解到他在驾驭历史资料、驾驭语言文字两方面的非凡才能,为之心仪。因之,也知道扬州自古出奇才,此言不虚。为此,值本书付梓之际,以这篇小序表达我对明铤先生新著的喜爱和钦敬。

引言

我们在这里谈的动物表演史，主要是指经过人的驯化、并且展示给人看的动物的表演史。这种表演由动物表演，供人类观赏。尽管对于动物自身来说，这未必是一件愉快的事，但人类确实从观赏中得到了乐趣。

对于动物表演史的探讨，我觉得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它既是自然科学范畴的动物驯化史的一部分，又是社会科学范畴的文化艺术史的一部分。或者还可以说，动物表演史其实也是一部人与动物的关系史。但是在这本书里，我们并不打算在理论方面做过于深入的研究。我想，这本谈动物表演的书，至少在资料性、学术性之外，还要有相当的趣味性、可读性，才能和它所谈的内容相般配。

我少年时代在故乡经常看到耍猴的、耍蛇的、耍耗子的江湖艺人，在街头或广场卖艺。这些艺人虽然风餐露宿、衣衫褴褛，但那些猴子、蟒蛇和老鼠的有趣表演却能吸引许多人。那之后，我又看到过真正的赛马、斗牛，乃至狮子、老虎的钻圈，鹦鹉、八哥的学舌，蟋蟀、蚂蚁的格斗，等等。这些不同动物的表演，给人们带来了迥然不同的乐趣，例如舞蹈的马和唱歌的鹦鹉使人感到优美，而亢奋的牛和勇敢的蟋蟀使人感到壮美。

应该说，动物的表演已经构成了人类传统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远古岩画上的狩猎题材、部落先民的仿生舞蹈，到近代梁祝戏曲的化蝶动作、西方动画的猫鼠造型，都显示着动物与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方面，人从动物那里获得灵感和美感，从而模仿动物的舞姿；另一方面，人更主动地驯养动物，让动物按照人的意志进行表演。由此来看，“动物表演”至少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人类模仿动物姿态的表演，二是动物模仿

人类姿态的表演。

中国的动物表演具有地域性特点和民众性特点。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五谈到各地的动物表演各有其侧重：“燕齐之俗斗鸡，吴越之俗斗蟋蟀，古也有然；金华人独喜斗牛。”石成金《传家宝·俚言》里的一段话则表明动物表演在民间的影响极为普遍：“何不看那猴子尚且教能做戏，狗子尚且教能踏碓，老鼠教能跳圈，八歌教能吟诗，可见禽兽尚能教通人事，何况他是个人。”动物表演可以说是风俗文化中的一道最奇异的风景。

人类驯养动物的历史是极为悠久的。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古代社会》第二章里说得对，“各种动物在时间顺序上均早于人类”，而“到野蛮阶段中期开始之时，东半球最先进的部落虽然不知有谷物，却已经有了家畜”。换言之，动物的存在要早于人类，家畜的出现要早于谷物。关于人类最早驯养动物的时间，众说不一。D.莫里斯在《裸猿》第八章中认为：“牲畜的驯养，包括对捕食动物有组织的管理和优生选育，至少有一万年甚或更长的历史了。”鸟类被驯化为家禽，则至少在几千年前。

在中国古代，有许多研究和驯养动物的能手。例如九方皋能相马，纪渚子会驯鸡，曹彰可伏虎，贾似道、马士英在饲养蟋蟀方面大概也算得上专家了。关于驯养动物的理论，也甚可观。《兽经》、《虎苑》、《禽经》、《鹤鹑谱》、《禽虫述》、《促织志》一类专著，都体现着古人对动物的细致观察与独到认识。此外，一些学者在记载、总结驯化动物的经验的同时，还由此引发出玄妙的哲理来。《庄子》里谈到如何养虎、如何养鸡、如何养鸟，可称是这方面的典范。刘基在《郁离子》卷上《养鸟兽》条中也说：

鸟兽之与人，非类也。人能扰而驯之，人亦何所不可为哉！鸟兽以山藪为家，而豢养于樊笼之中，非其情也。而卒能训之者，使之得其所嗜好而无违也。今有养鸟兽而不能使之驯，则不食之以其心之所欲，处之以其性之所安，而加矫迫焉，则有死耳，乌乎其能驯之也？

作者在这里本来是借驯养鸟兽为譬喻，劝谏统治者如何顺从人民的天性来管理人民（即牧民）。但是，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很早就明白要按照动物的天性来驯养它们的道理。要驯养动物，首先要懂得动物的自然习性，根据其习性进行循序渐进的训练，然后才能达到人类预期的效果。

动物表演的节目千奇百怪，大抵可分为技巧型和力量型两大类。汉代的

“猕猴缘竿”，唐代的“百马齐舞”，宋代的“灵禽演剧”，都以技巧见长。鲁国的“季郈斗鸡”，金华的“斗牛之会”，宣德的“促织之戏”，均凭力量取胜。力量型的马戏是相当残酷的，因为失败的一方往往丧失性命，但中国人乐于此道。鲁迅先生在《伪自由书·观斗》中曾借题发挥说：

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

最普通的是斗鸡，斗蟋蟀，南方有斗黄头鸟，斗画眉鸟，北方有斗鹌鹑，一群闲人们围着呆看，还因此赌输赢。古时候有斗鱼，现在变把戏的会使跳蚤打架。看今年的《东方杂志》，才知道金华又有斗牛，不过和西班牙却两样的，西班牙是人和牛斗，我们是使牛和牛斗。

这种“斗”，对于动物来说是你死我活的，但对于人来说乃是一种“戏”而已。这一点，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第一册有警辟的意见：“角力者，戏之事，非戏之意也。诸凡竞技能、较短长之事，古今多称曰‘戏’，非止角抵……当局者‘性命相扑’，战也；旁观者‘云端里看厮杀’，戏也。”观看动物角斗以从中取乐，从古罗马斗兽场的人狮格斗，到今天俄罗斯马戏团的狗熊拳击，古今中外人类的心理并无两样。

能够为人类驯化而表演节目的动物，约有百十种之多。在这本书里，为了叙述方便，我把它们大致分为三类，即兽类、禽类、虫类。这自然不是严格的动物学意义上的分类，而是根据其性能特征做出的大致分类。但不意后来看到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一书，才知道我的这种“三分法”竟同一种印第安人的分类法不谋而合。《野性的思维》第二章《图腾分类的逻辑》写道：“那伐鹤印第安人把自己看成‘大分类家’，他们按照是否赋有言语的原则把生物分成两类。无言语的生物类由动植物组成。动物又分成三种：‘走兽’、‘飞禽’和‘爬虫’……”这么说来，也可谓“吾道不孤”了。

中国古代的动物表演是十分发达的。历代帝王中，不乏酷爱“斗鸡走马”的唐玄宗和被讥为“蟋蟀皇帝”的明宣宗那样的人物。而在民间，又有不少研究此道的组织。陶谷《清异录》说，唐代有专门比赛蝉鸣的“仙虫社”。吴自牧《梦粱录》说，宋代有专事驼象表演的“驼象社”。张岱《陶庵梦忆》说，明代有专业进行斗鸡的“斗鸡社”。这些民间动物表演组织，都使人感到莫大的兴趣，可惜有关他们的资料太少。在历代擅长表演的动物中，又有许多名留史册的动物明星。

仅猴戏而言,就有唐昭宗李晔豢养的猴子“孙供奉”,和明丞相胡惟庸宠爱的猴子“孙慧郎”。

动物表演的一般发展历程,就广义而言,我觉得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动物自己的嬉戏,这并不是动物给人类表演,而是动物给动物表演,如孔雀开屏、羚羊角斗之类。第二阶段,是人类对动物的简单模仿,如中国古代的旄舞、羽舞之类,这种舞蹈固然是一种娱乐,但多含祭祀和宗教的成分。第三阶段才是人类让驯化了的动物为自己表演,如猴子爬竿、老虎钻圈等等,这一阶段的内容最为丰富,此时的动物表演完全成为人类的一种娱乐方式。最后,第四阶段则是人类在更高的层次上对动物的模仿,并在模仿中赋予理想中的动物以人格,如《天鹅舞》、《孔雀舞》、《米老鼠和唐老鸭》等。上述四个阶段,严格地说,只有第三阶段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动物表演”或者“马戏”,第一阶段可称为“动物表演的史前史”,第二、四阶段可称为“拟动物表演”。但如果将四个阶段合起来看,也许更能理解动物表演艺术的渊源与影响。

然而,我们在这一本书里将另辟蹊径,按照动物表演的种类和风格来叙述它的演变史:我们将先回顾远古时代先民对动物的认识与模仿,因为这是后来真正的动物表演的滥觞,是为《部落:野性的舞姿》。接着叙述汉唐时代人们对于兽类的驯养与观赏,这一时期的大型动物表演主要集中在皇宫里,是为《宫苑:狞厉的盛宴》。然后总结宋元时代人们对于鸟类的驯养与观赏,这一时期动物表演的特点是以勾栏瓦肆为主要舞台,是为《市井:妩媚的竞技》。之后谈到明清时期江湖上最为常见的对于虫鱼等动物的驯养与观赏,此时的动物表演日趋小型和分散,是为《江湖:琐屑的角逐》。最后,当然要说到现代的动物表演状况及其前景的瞻望,特别是现代人对于动物表演所持的种种新观念、新主张,是为《未来:动物的解放》。每一种动物的表演,都可以写成一篇单独的历史,但是每个时代的动物表演大体有其相似的风格。出于这一考虑,本书就把某种动物的表演放在最能体现它历史价值的那个时代加以讨论,同时兼叙其渊源与影响。于是,这本书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关于动物表演,有一个问题是一直使我感到困惑的。这就是:人类驯化动物的技术越高,越能够让动物表演高难度的动作,当然就证明人类的文明程度越高;但同时,动物也就越丧失自己的本性,越是以人类的意志来取代动物自己的意志,这恰恰又是对于现代文明的亵渎。这是一个严重的悖论:越是精彩的动物表演,就越能显示人类征服动物的能力,同时越体现出动物本性的悲剧性毁灭,而导致人类文明的异化。因此,我常常无奈地觉得,动物表演既是一种

“文化”，又是一种“反文化”。

所幸的是，人类一直在企图寻求同动物的平等对话。传说孔子的学生公冶长懂得“鸟语”。晚清小说《九尾龟》第四十五回说公冶长有个兄弟叫做公冶短，能通“兽语”。这当然只是说笑话，但未尝不是反映了人的一种与生俱来的良好愿望：与动物直接而平等地对话。许多古代笔记里说动物能讲人话。如《搜神记》载，牛能说话；《朝野僉载》载，犬能说话；《北梦琐言》载，猫能说话；《玉照新志》载，鱼能说话；《杨文公谈苑》载，猩猩能说话；《留青日札》载，猪能说话；《阅微草堂笔记》载，驴能说话，等等。这些稗官野史当然不能尽信，但可以想象，古代中国人曾经幻想甚至试验过与动物直接对话。

这种对话至今仍在继续，但绝不是通过马戏团驯兽师手中的皮鞭与诱饵，而是通过动物保护者和全体人类的理性与行动。

也许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动物表演仅仅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章节。这个章节既有开端，也就有终结。总会有一天，所有的动物都被人类放出牢笼，奔向远方，奔向它们的祖先栖息过的地方。这一天，就是动物们的节日，也是人类自己的节日。

目 录

序 / 001

引言 / 001

部落:野性的舞姿

远古的狂欢 / 003

百兽率舞 / 009

鸟歌万岁 / 017

蝶舞蹁跹 / 023

宫苑:狞厉的盛宴

罗马斗兽场 / 032

汉代斗牛图 / 036

《东海黄公》与搏虎 / 044

斗狮和舞狮 / 052

象奴驱象如牧猪 / 059

马戏与马舞 / 065

猕猴缘竿之伎 / 075

犬解人语	/	084
斗猫与逗猫	/	088
畜鼠为戏	/	093
兽戏余谈	/	100

市井：妩媚的竞技

斗鸡走马胜读书	/	109
斗鸭阑干独倚	/	118
闲携小卒玩鹤鹑	/	124
鹦鹉含愁思 聪明忆别离	/	129
安得秦吉了 为人道寸心	/	135
波斯舶上多养鸽	/	138
八哥子 猫来了	/	144
关关雎鸠	/	150
禽言诗话	/	156
雀戏漫谈	/	162

江湖：琐屑的角逐

乌龟叠塔	/	170
蛤蟆说法	/	177
鱼戏莲叶间	/	184

与蛇共舞	/	189
蜘蛛集而百事喜	/	195
蚂蚁斗阵	/	203
促织瞿瞿叫 宣德皇帝要	/	208
嚶嚶草虫	/	215
虫戏补遗	/	221

未来:动物的解放

马戏 杂技 魔术	/	231
呼唤想象力	/	236
快乐的背后	/	240
动物的权利	/	245

跋 / 253

再跋 / 256

部 落

野性的舞姿

孙悟空和猪八戒的故事,几乎伴随着每个中国人的少年时代。唐老鸭和米老鼠的形象,则影响了几代美国人的成长。在这种现象的后面,是一个常常被人们忽视了的问题:人类与动物的关系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而是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盘根错节、无法割断的。人类虽然已经跨入了新的世纪,进化到电子时代,但是人类在根本上还是从动物界脱胎而来,并且永远将携带着与动物亲近的感情因子。所以,当我们坐在现代豪华的大剧院里时,我们欣赏的可能是表现动物世界的歌剧《猫》;当我们惊叹以高科技制作成的动画大片《狮子王》时,连成年人也同样感到莫大的兴趣。动物的生活和故事,不但是艺术家永远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也是人类无法割舍的与自然血脉相通的天然桥梁。

人类早在认识自己之前,先认识了动物。他们要活下去,就不得不和野兽搏斗,把它们驱赶出自己的营地、村寨或部落。他们要吃东西,就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去狩猎,然后围着篝火跳舞,烤着鹿肉、狼肉或熊肉,欢庆自己的收获。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就是在彼此防范和彼此依存之间寻觅平衡——人类要活下去,也让动物活下去。一旦破坏了这个平衡,受害的不仅是一方,而是双方。幸运的是,这个道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

我经常为人类社会生活中镌刻着那么丰富深刻的动物痕迹感到惊讶,而这些痕迹因为我们司空见惯的缘故,平时并不介意。我们把勤恳的人称为“老黄牛”,把妖媚的人称为“狐狸精”,把作恶的人称为“地头蛇”,把撒泼的人称为“母老虎”。这种用动物形象比喻人类性格特征的思维逻辑,运用到国家时,就有了

俄罗斯是“北极熊”、英国是“约翰牛”、法国是“高卢鸡”、美国是“山姆鹰”等说法;运用到政党时,就有了共和党是“象”、民主党是“驴”等说法。假如我们试图寻找这种思维逻辑的源头的话,我们会发现,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已经把自己和某种动物的关系看得特别重要而且神圣无比,也即“动物图腾崇拜”。

在中国古代,羌部落的图腾是羊,他们常常把羊头戴在自己的头上舞蹈,认为自己是羊的后代。商部落的图腾是鸟,他们最著名的神话,是先人食鸟卵而生下了契。美洲土著民族维安多特人,由狼氏、熊氏、龟氏、鹿氏、蛇氏、鹰氏、海狸氏、豪猪氏等八个氏族组成。衣阿华人则由狼氏、熊氏、麋氏、枭氏、鹭氏、鸠氏、蛇氏、牝野牛氏等八个氏族组成。据摩尔根《古代社会》第六章的介绍,印第安人的摩基部落相传,很久很久以前,他们的“老祖母”(该部落崇拜的一位女神)从西方老家带来九个人种,一是鹿种,二是沙种,三是水(雨)种,四是熊种,五是野兔种,六是郊狼种,七是响尾蛇种,八是烟草种,九是芦草种。“她把这九个人种栽种在他们今天村落所在的地方,并将他们变成了人,这些人……至今仍保持着人种的区别。”他们坚信自己是由沙或者鹿变的,认为自己死后仍会返回原形,变成沙或者鹿。与此相似的是中国人有十二生肖的民俗文化,每个人都有一个并非由自己选择的动物属相。十二属相本来属于一种时间概念,因为它是与年、月、日、时相联系的。但是,由于它与十二种动物相联系,人们又赋予它一种特殊的神秘色彩,它反过来影响人们的心理意识。这一切,又为道家、方士和阴阳先生所利用,使得十二属相更加扑朔迷离。比方说,认为属牛的人性格沉默寡言,为人正直纯朴,不愿伪装表面;富于耐性和同情心,具有勤劳、努力、坚毅的习惯;思考力强、坚持己见,容易失去益友;有老大气概,做事很精细,晚年将宏图大展;在爱情方面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缺少罗曼蒂克情调,等等。而属兔的人性格乐观、快活,不愿过拘束的生活;为追求理想而前进,但因实践能力薄弱,故事多不成;凡有新的流行时尚,总是走在尖端,防卫观念非常敏锐;在爱情方面则非常罗曼蒂克、善解人意,外貌与内心都温柔有加,等等。仿佛人的性格和他的动物属相,真有某种对应关系。

无论现代人如何看待上面的现象,我们最终无法否认,人类的社会生活实际上离不开动物的影响。也许应该这样说,从我们的原始先民开始,动物就注定了要进入人类的生活:一方面,我们崇拜它们,模仿它们,在古代岩画上到处留下了野牛和野马们的稚拙形象;另一方面,我们征服它们,驯养它们,让野牛和野马按照人的意志生活甚至表演,从而变成家养的牛和马。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这样开始的——在围猎野牛和野象的血腥过程之中,

在圈养野羊和野狗的漫长过程之中，在驯服野驴和野骆驼的艰难过程之中，在教会老虎钻圈和狮子直立的坎坷过程之中。同时，也在人类模仿野牛格斗而产生“角抵戏”的亢奋过程之中，在模拟狮子跳跃而产生“狮子舞”的欢快过程之中，在效法黄鹂鸣叫而产生“口技”的轻松过程之中，在学习蝴蝶飞舞而产生“化蝶”的优美过程之中。

兽类为了炫耀力量而格斗，禽类为了展示美丽而开屏，虫类为了发挥魅力而争鸣。在原野上，在森林里，在山谷中，人类一开始就接受着大自然给予他们的如此生动的艺术洗礼。所以，一部动物表演史，必须从野性的舞姿写起，从远古的狂欢写起，从人类对动物的模仿写起。模仿自然，师法自然，这是艺术的滥觞，文明的嚆矢。

当我们今天坐在自家客厅的电视机前，观赏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孙猴子的灵活表演时，和千万年前赤裸着身体的部落先民在林莽之中观看围绕熊熊篝火、披着虎皮跳舞的情景，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远古的狂欢

动物是天生的歌唱家和舞蹈家。善鸣的百灵鸟在枝头跳跃欢叫，以吸引异性。丹顶鹤翩翩起舞，以优美的舞姿来赢得对方的好感。羽毛华丽的雄孔雀光彩照人，相互展示漂亮的羽毛以招引雌性。它们的目的，本来都是为了求偶。但因为每种动物的求偶行为都有各自的特异性，即使是很相近的物种也有细微的差异，这就使得它们的歌声与舞姿绝不会雷同。世界，因此而变得丰富多彩。

达尔文观察动物的性行为习惯之后得出许多结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许多生物种类中，雌性都倾向于忸怩作态——她们选择雄性而不是被雄性选择。被雌性所“选择”的雄性，其实早就已经在雄性角力战斗中压倒群雄，所以雌性的“选择”并不是一种真正的选择，而是一种所谓的“霍布森的选择”（Hobson's choice），也就是唯一的选择。就像一个魔术师玩纸牌的手法一样，无论手段如何翻新，结果都是一样。

在大自然中，因为大多数雌性具有决定性权力，造成了许多雄性动物身上出现种种装饰性的特征，从公鸟的艳丽羽毛到雄性猩猩的放射状冠毛，都是如此。达尔文对雄鸟有色彩鲜艳的羽毛，公猴的脸庞和臀部看起来如同涂了颜色般光彩夺目，印象颇为深刻。他解释这种现象说：诸如此类的特征，是由于能吸引雌性而逐步进化得来的。达尔文悲观地指出，毕竟，雌性动物很少会愿意选

择毫不起眼、平庸无奇的雄性配偶。

在某些种类的鸟类当中,雌鸟比较喜欢和尾巴长的雄鸟交配。雄孔雀羽毛所以出现闪亮的虹彩与开屏,印证了这些特征之所以被拣选出来,并非因为它们能带给雄孔雀什么生存利益,而是因为它们能使雌孔雀兴奋,要不然就不能吸引她们。性选择也是自然选择的一种形式:雌雄其中一方挑选出另一方身体上的特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某一性看来很诱人而乐于挑选的优点,却同时对另一性的生存可能造成不利。例如,颜色鲜艳的鱼,所吸引来的不只是异性配偶,还有危险的掠食者。达尔文相信,各种生物有不同的皮肤颜色与头颅形状,各种生物也有不同的鼻子形式与体毛分布,这些都是性选择的结果。因为选择,大自然成了动物表演的一座伟大舞台:婉转的鸣叫,鲜艳的羽毛,优美的姿态,匀称的肢体,剽悍的格斗,智慧的较量……总之,一切美与力的东西,由此而产生。

动物的确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也即语言。一是声音语言。许多动物都会发出声音,这些声音往往就成为动物之间交流信息的独特的声音语言。例如蟋蟀能利用翅膀摩擦发出像乐曲一般清脆动听的声音,来体现它们的种种感情。当雌雄相处时,声调轻幽,犹如情人窃窃私语;当独处一方时,它就发出高亢的强音来招引朋友;而当两雄格斗时,则往往发出急促而凶狠的鸣声以壮声威。二是气味语言。有些动物常常以特殊的气味,来达到引诱异性、追踪目标、鉴别敌友、发出警报、标明地点、集合或分散群体等目的。这种气味虽然没有声响,可也算是一种语言。例如蜂王通过分泌一种唾液产生的气味,招引工蜂来为自己服务;雌蛾产生的气味,能引诱距离很远的雄蛾;蚂蚁利用味觉和嗅觉彼此进行联系,识别同窝伙伴;雄鹿在求偶时,它会用身上的芳香腺往树上擦,这样树上便留下了自己的气味,雌鹿闻到这气味后就会循踪而至。三是行为语言。动物还会运用各种不同的行为来表达它们的意思,这也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例如长颈鹿在发生危险时,会用猛烈的惊跑来向同伴传达警报;野猪在平时总是把尾巴转来转去,但一旦觉察到有危险时,就会扬起尾巴,在尾尖上打个小卷给同伴报警;蜜蜂在发现蜜源以后,就会用特别的舞蹈方式——O形舞和8形舞,向同伴通报蜜源的远近和方向。当然,因为求偶而炫耀自己,从而形成华丽的外表、优美的歌声、炫目的舞姿,这是动物行为语言中最令人感兴趣的。

简单地说,动物由于求偶,而成了表演艺术家。

缎蓝亭鸟是分布于澳大利亚东部和东南部一带的一种鸣禽。雄鸟的体羽主要为蓝黑色,闪耀着美丽的金属光泽。每年当进入繁殖期时,雄鸟就在森林

里到处游荡，挑选好一个既通风又透光、食物和水源都比较丰富的幽静处所。然后就在这块林间空地上开始紧张的清理地面的劳动，用嘴拔除杂草，搜集蓝色和黄色的鲜花以及当地鹦鹉的彩色羽毛，建造自己的跳舞场。随着热带雨季进入尾声，这时雄鸟在它的庭院里不停地载歌载舞，尽力展示自己鲜艳的羽饰和唱歌的才能。雌鸟终于被这种表演所激动，甘心成为它的妻子。

黑叶猴实行一夫多妻制，等级森严。雄性黑叶猴不是用优美的舞蹈，而是通过炫耀武力和大声恫吓争夺更多的雌性。在动物园繁殖场，笼养的黑叶猴一般是一只雄猴与三四只母猴同居一室。虽然等级结构较为简单，但仍有严密的等级序列。当饲养员给它们喂食时，先是雄猴悠然自得地享用美食。等到雄猴吃得差不多后，妻妾或家人才能过来，而雄猴则是象征性地陪陪它们。在野生状态下的黑叶猴，等级更为森严，雄性经常要提防别的雄性来抢夺它的妻妾，用声音和肢体吓退对手。

在所有的水禽当中，戴冕鹤性情最为高洁。作为实行一夫一妻终身制的鸟类，似乎对爱情亦有着圣洁的追求，想成就一桩姻缘并非易事。戴冕鹤培养感情讲求两厢情愿，一般是从小就生活在一起，自由恋爱后订下终身。虽然戴冕鹤配对非常困难，但一旦确定关系又非常稳定。戴冕鹤夫妻一生恩爱，雄鹤悉心照顾自己的爱妻，有好吃的总是先奉送母鹤，殷勤地帮爱妻梳妆打扮，以其独特而优美的歌舞与妻共乐。每年五六月份的繁殖季节，鹤夫妻更加活跃，引颈高歌，蹁跹起舞。

大象作为陆地上最大的动物，智商很高，也很善于表达感情。平时，公象凶神恶煞、攻击性极强。到了求偶季节，则是另一番景象，和蔼可亲，温柔有加。母象到了发情期，和公象在一起时，公象会一反常态，柔情似水。它以鼻为臂，又是用鼻子抚摸调弄母象，又是将鼻子搭在母象的背上，有如恋人勾肩搭背，可谓温柔备至，亲密无间。

情调浪漫对于鸟类而言，不同的鸟各有不同的求偶方式。鸟中之王鸵鸟可谓最有特点。每年五六月的繁殖期，雄鸟便展开一番恶斗，互相啄咬，毫不相让，胜者为王。然后，得胜的雄鸟就去追逐雌鸟，将其挡到一个角落，舞起芭蕾。鸵鸟即便是平时追逐赛跑，也有轻舞飞扬之意，果真跳起舞来，细颈摇曳，双翅轻挥，纤足踏步，舞姿轻柔，让人惊叹不已。这种妙曼的舞姿，最终使得雌鸟为之陶醉而臣服。

在野外，我们有时会看到一对对蝴蝶在空中比翼双飞，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宛如舞蹈。当雄蝶接近雌蝶时，雄蝶一边半开着翅膀，围绕着雌蝶做着半圆